

我們堅決要求劉景芳教授 對自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做出交代

在我院兩次反右派言論大會上，許多老師、同學揭發了劉景芳先生向黨猖狂進攻的大批材料，對劉先生散佈的右派言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從而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劉先生在我院教授座談會上的兩次發言絕不是什麼“幫助黨整風”“除三害”，也不是什麼“肺腑之言”“有說說”，而是在誠心說假話，是惡意地誇大與歪曲事實，其目的就是要丑化黨、打擊與孤立黨、最後把黨由鋼院趕出去。

劉先生在第一次大會上，對大家提出的許多問題，例如：根據什麼說70%—80%的黨員不夠格？為什麼把鋼院黨組織說成是“主宗官集團”？為什麼歪曲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為什麼打擊黨的積極分子？為什麼誇大肅反的缺點與歪曲肅反為“排除異己”？“內行人治校”的本意何在？等問題，都沒有做出令人滿意的答復，相反地，在他的所謂“檢討”中，東拉西扯，避重就輕，仍然玩弄其兩面派的技倆，繼續向黨進攻。對此，我們已忍無可忍了，我們和學校老師、同學一樣，堅決要求劉先生對大家提出的問題做出負責的交代。同時，我們還要質問劉先生：

你不是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是黨的三十年的老朋友嗎？你能用些什麼事實來證明這一點呢？為什麼在你這位黨的三十年的老朋友的發言里却有着和右派大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共同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語言呢？難道這種能用“巧合”來解釋嗎？

你曾經向訪問你的同學表示：“據有經驗的人說，盧郁文收到的匿名信是盧自己寫的”我們要問：你所謂的“有經驗的人”是誰？

劉先生，你是一位科學家、學者，對一切事物的研究和結論都要有充分的事實做根據，不能主觀臆測。但是你根據什麼事實說在北醫黨委書記家裏爆炸的炸彈是自己放的？你如此捏造，用意何在？

我們要奉告劉景芳先生，紙是包不住火的，關是混不過去的！現在是交代問題的時候了，如果想拖下去，對你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的！今天全院師生員工同全國人民一樣，都投入反右派分子的鬥爭，過去曾一度被你迷

惑、欺騙的同學們，不是已經認清了是非而勇敢地站在講壇上揭發你了嗎！

劉先生，現在擺在你面前的是兩條路：一條是誠懇的交代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行，徹底批判你的右派立場，重新站到人民這方面來，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

大字報紛紛提出質問 要求劉景芳及其親信交待他們的活動

抨擊右派的鬥爭在我院繼續深入開展，民主牆上，每天都不斷湧現新的揭發和抨擊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論的大字報。

最近出現的一些大字報，揭發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問題。它告訴我們，一些別有用心分子在向黨進攻中，是如何有系統的散佈右派言論和進行活動的。

相四費祖念、何浩華等八人在“誠懇希望程迪同學揭露劉景芳教授的談話內容”的大字報中寫道：“在反右派鬥爭開始後，程迪曾單獨訪問劉教授，談話直至深夜三點鐘。”軌一5841等十三人在大字報中揭發：在上星期批判右派言論大會以前，劉景芳曾與几十个同學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要求與會者詳細公佈會議內容。機四秦念祖等38人在大字報中指出：

“機一李開明與劉景芳夫婦有密切聯繫，他們曾找李開明去開會。”機61.9全體同學在揭發李開明的大字報中寫道：李開明在班會上，自稱是劉景芳的擁護者。在反右派鬥爭中，一貫為劉景芳辯護，與劉有密切聯繫，同學們曾看見陳德滋親自來宿舍叫李開明去開會。李開明在群眾中一貫散佈右派謬論，說什麼現在是站在知識分子立場來反對知識分子，是大学生來反對教授，企圖模糊階級鬥爭。當同學提出反駁和質問時，李開明不是無理退出會場，就是誣蔑同學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大字報最後寫道：“批判劉景芳右派言論以來，我班李開明即在各種場合進行或明或暗的活動。”院刊編輯室的同志在“把院刊送給誰了？”的大字報中寫道：

另一條是抗拒改造，抗拒批評，走資本主義的那條死路，那是自絕於人民的道路！這兩條道路，何去何從，取決於你自己！

我們希望劉景芳先生能認清前途，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我們希望劉景芳先生能夠悔悟，老老實實徹底地向大家交代和批判自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行！

鋼六一二同學

石 崙 單連才 陳義開 王惠娟 柯樹華
李同庫 趙保安 林立夫 宋家朴 林垂中
張玉衡 吳振宗 劉有珠 趙萬山 耿立忠

“劉景芳兩次發言發表後，劉曾向編輯室先後索取院刊共10份，劉說送給師大等外校。編輯室同志追問：這些院刊究竟送給什麼樣的人了，為什麼要送去？在整風期間，劉景芳與那些人有聯繫？”

不少大字報對劉景芳的活動及系統散佈右派言論表示要求追查。並正告那些至今還執迷不悟、始終站在右派立場的李開明等人，趕快醒悟過來，否則就會走入歧途。冶金廠機械設備教研組在“正告劉景芳的耳目、親信”大字報上寫道：“李開明曾和劉景芳通風報信，出主意。現在希望你趕快猛醒，大胆揭發，歡迎一切劉景芳的耳目改正錯誤。”相61.4第二、三小組寫道：劉景芳說盧郁文接恐嚇信問題是有經驗的人說的，現又把院刊送給校外人士，這有經驗的人是誰？把院刊送給了誰？和校外那些人有聯繫？”金相及熱處理教研組楊讓等29人要求劉教授交待他的活動，程迪應大胆揭露，站在人民立場。冶金廠教研組徐業鵬等12人質問劉教授：“你叫李開明替你作些什麼勾當？有經驗的人是誰？把院刊送給了誰？”相四劉大國等三人在“致劉景芳秘密會議的參加者”的大字報中寫道：“你們不要與右派分子站在一起走上絕路，只有跟着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我們青年的正確方向”。

此外，還有許多大字報，一致要求劉景芳必須徹底交待問題、回答大家的質問，否則我們將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莘欣)

在什麼基礎上才能達到團結？

學生會代表去訪問劉景芳教授時，劉先生在回答了同學提出的問題後（不用管回答的是不是令人滿意），向同學們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你們是來團結我呢？還是……？”

看來劉先生也感覺到自己已在群眾中是孤立了，要我們來“團結”他呢！

黨對待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都採取了這樣一個方針：即“團結——批評——團結”，也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即最後的）團結。在我們和右派分子進行鬥爭當中，這一公式是否適用呢？我認為是適用的。這樣說來，難道我們也要團結右派分子？是的，是要團結他們。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團結他們，是當他們已經不再是右派分子的時候。這話怎麼講呢？就是說，他們必須徹底認識自己的錯誤，毅然決然的拋棄自己反動的立場，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對自己的錯誤言行作深刻的檢討，真心誠意向人民作出交代，並在實際行動中表示悔改的決心，那時人民才會寬恕他，才會伸出雙手來歡迎他重新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反之，“……右派分子如果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甚至採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那麼，他們就將自絕於人民”。

因此，我們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必須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才能有真正的鞏固的團結。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劉景芳先生，他希

望我們團結他，而他的態度又是怎樣呢？

學生會的同學去訪問他，目的就是要他談一談自己對學校中最近對他的批判抱什麼態度？劉先生的態度倒是很明確的：他一點也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繼續花言巧語的為自己辯解，來混淆視聽。他說我就是說話重了些，沒想到後果，這樣不好。真的是這樣嗎？通過這些天的討論、批判，我們還能相信劉先生這一套鬼話嗎？劉先生有意的丑化黨，對黨的政策大肆污蔑，最後並要求中央放棄黨委治校的制度和政策，這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提意見過於尖銳一些有什麼共同之處？劉先生說：提意見當中，就一定要有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哪能作到完全正確呢？這話有些對。但是一個人當他不是善意的幫助黨整風，而是想借此機會把黨連根拔掉的時候，我們還能認為他的意見只是在“某些個別地方”不夠正確嗎？劉先生親口說過：北醫的炸彈可能是已自放的，這句話，今天學生一問，卻又來一個“滿不知情”這種裝聾作啞的丑態，又能瞞得過誰呢？看來，劉先生的“金蟾脫殼”的妙計使用得並不高明，“脫了壳”之後，反而使自己頑固到底，抗拒改造的真面目更加暴露在群眾的面前了。

奉勸劉先生不要盡把心思都用在這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上了。還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深刻檢查自己思想，認識自己錯誤這方面吧！只有劉先生能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拋去自己的右派立場，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才能使自己不致陷於孤立，才能談得上對你的團結。

(冠一)

我堅決站穩工人階級立場 擊潰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鑄工實習工廠工人 李叢棟

全國人民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反右派的鬥爭。黨在考驗每個共青團員的思想和立場。我覺得做一個光榮的共青團員就應該站在这階級鬥爭的最前列。

右派分子向我人民進行無恥的猖狂進攻，我內心的怒火在燃燒着！為了保證黨的堅強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全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向黨、團委和全國人民保證：我堅決站穩工人階級立場，和全國人民一道徹底擊敗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請看，我校劉景芳教授的兩面派手法是多麼陰險毒辣啊！他打着已是共產黨三十年的老朋友的幌子，說什麼要入就入共產黨，不入共產黨也做黨外的老布爾什維克。同志們！他不是從內心想參加共產黨呢？他是不是真正的做了黨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呢？不是的，是他在掛着招牌賣膏藥。他迷惑不了工人早已擦亮了眼睛，也騙不了大家對他的右派思想本質的認識。

劉景芳教授又說共產黨與群眾之間有鋼牆鐵壁的關係，說積極份子靠近黨是拍馬。象他這毫無根據的謬論，直接挑撥黨與群眾和積極份子之間的關係，這只能使積極份子和廣大群眾更緊密的團結在黨的周圍，為保證黨的領導，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而奮鬥。共青團員們，青年們，愛國熱心的大學生們，全體教師們和工人朋友們，積極的行動起來吧！齊心合力向右派份子的謬論展開更有力的總攻吧！我們一定要取得徹底的勝利！

相四相三同學和金相教研組聯合召開大會
討論和批判趙錫霖教授的右派言論

我院反右派斗争正广泛展开，广大同学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論給予了有力的抨击。三日晚，相四、相三同學和金相教研組聯合召開大會，对趙錫霖教授的錯誤言論，进行了热烈地討論和批判。

相59.4刘慕怡同學首先发言，他說：“整風以來，趙先生就在我們中間散佈許多錯誤言論，他說，我們的考試，我們的学习，和我們的教學都是教條主義，說我們的大腦皮層里刻的盡是些‘條條’，並且說我們同學都是教條主義的‘實驗品’；而在這一同時，趙先生却大力鼓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他把柏林高工，形容得有声有色，簡直令人神往。說那里學風如何重，如何自由。而我們鋼院，則是宗派和小集團把持下的官府。不难看出，在趙先生的眼裡，我們的學校和國外大學真正相差千里了。為什麼趙先生要這樣說呢？很明顯，趙先生反對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反對我們按社會主義方針辦學校。這也說明，直到今天，他還留恋資本主義國家的那種生活。不能不說，趙先生是別有企圖的。”他並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當前我國學制的優越性。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相比的。

曾經與趙錫霖先生同在德國留學的，王正生教授的發言，進一步揭露了趙錫霖教授所念念不忘和十分讚賞的柏林高工的真相。

他說：柏林高工果真在學術上自由嗎？完全不是，“自由”這個名詞和希特勒法西斯統治沒有絲毫共同之處。教授們必須進行多次懾服，絕對服從希特勒統治才能上課。許多著名的教授（象著名的物理學家赫爾茲），不正是因為血統不純而被趕走嗎？難道這就是自由？如果一定要說自由的話，有，就是販賣學術，金錢交易的自由，在學校里，一切都是為了錢。這些莫非趙先生都沒有看見嗎？為什麼現在一字不提呢？趙先生一再貶低我們鋼院，曰“入院不見其士，則院亡矣”，但我們不明白先生所指之“士”是什麼樣的士，我們廣大教師同學都不肯“士”嗎？也許趙先生指的是別的士吧，可是我們不需要那種“士”。

對於趙錫霖先生5月25日在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許多人也提出批評意見，指出趙先生的發言，不是幫助黨改正缺點和錯誤，而是別

有用心在“整黨”。他把我院黨委的一些缺點故意加以渲染和誇大，而且还捏造了許多根本沒有的事實，進行歪曲擴大。

金相教研組宋沂生先生說：趙先生在教授座談會上曾說到：“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高級知識分子也能聞弦歌而知雅意。”趙先生說這話的意思是自以群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代表者自居，向黨提出要求。他又說：趙先生發言中說黨內有小宗派小集團，（從教學行政、人事，一直到壓制學生的宗派把頭）請問什麼是壓制學生的宗派把頭呢？趙先生所提出的新的壓制學生的宗派把頭是怎樣產生的呢？沒有的，這裡純粹是捏造和污蔑，這裡清楚地表明趙先生決不是為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提意見，而是根本否定。是極惡毒而又具有煽動性的。他是企圖鼓動同學們把他們在政治上的領導者推翻。在這一點上，比之劉景芳先生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又說：趙先生說老教師幾年來是受到“冰冷處理”和“壓力加工”，又說黨不信任高級知識分子。事實怎樣呢？黨領導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安排給他們工作；提出向科學進軍等的號召。在鋼院來說，絕大部分的系和教研組的領導者都由老教師擔任……難道這都是不信任嗎？

相57.4郁百綱同學說：趙先生對於人們進行了具體的特殊的分析，認為鋼院有一條強電線是黨，一條弱電線是歐德派。並且說“當仁不讓”之士少了一些，而歌功頌德，獲益非淺的多了些，很顯然，趙先生的分析比劉景芳先生含蓄一些，劉先生分為三類，趙先生分為兩類，可見趙先生的看法和劉先生是完全一致的。趙先生把我們的一些領導幹部一些黨員稱為“三害主義者”，都給抹上了黑臉，其目的還不是讓我們相信就是這些人搞“小集團”，戴着“假面具”，把學校鬧得不象樣子了？還不是明顯地在挑撥黨群關係，攻擊黨？！

接着，民盟于學復教授發言，他十分憤慨地抗議趙錫霖先生對鋼院民盟組織的污蔑，他說：趙先生說我們民盟是“聽話訓練所”，是給黨委“念經”。這是對我們的絕大侮辱！我們要黨的領導，而且永遠接受黨的領導！

會上，相三、相四的幾位同學，揭露了整風

以來趙錫霖先生在同學中所散佈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惡毒氣氛。在相三、相四的許多座談會上，趙先生幾次宣揚我國的肅反運動“擴大化”了，是受了斯大林錯誤的肅反路線影響了，而且也幾次痛哭流涕的向同學說：我受了冤枉，他們那樣兇的鬥我。趙先生這種宣傳，在同學中造成很壞影響，使我們不少同學迷失方向，懷疑黨路線的正確。

可是事實怎樣呢？參加當時肅反工作的李靜波老師，揭露了這一欺騙。他說：“當時我們並沒有對趙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的鬥爭。我們並沒有叫他反革命分子，而是本着幫助趙先生的態度，對他進行了批判。這種批判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趙先生確實有過許多反蘇、反黨的錯誤言論和思想。”他又說：“感謝黨把我從泥坑里拉出，我恨自己過去在垃圾堆中，以後要不斷地與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作鬥爭！……”那麼我要問趙先生為什麼今天又推翻前案呢？如果那些話是出自趙先生良心的話，那麼可以說，今天趙先生自己又把自己推進了泥坑！”魏楚襄同學發言中逐條地駁斥了趙先生肅反的荒謬，說明我們的肅反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確及時的！他說：“趙先生所以歪曲黨的路線，無非是別有用心地誹謗污蔑黨，企圖借此向党進攻！”

在同學要求下，討論中間趙錫霖教授講了話。但是他敷衍了事，極不誠懇的態度，立刻受到大家的責斥。在趙先生發言時，民盟喬丕成教授發言說：“趙錫霖先生，這種假心假意的檢討，我們已經聽過三次了，不論在盟內或是現在，趙錫霖都還沒有很好承認錯誤。趙錫霖先生說他沒有立場，我看他是半分不假的資產階級立場。過去趙先生說自己掉在泥坑里了，在泥坑里還能反反身，如果今天從懸崖上掉下去，怕那時想動也不能動了。”

最後，“相四助黨整風委員會”劉大國發言，他敘述了該委員會成立的經過，指出，趙錫霖教授雖然沒有公開向該會指令，但實際上，是這個委員會的指導者。煽動同學反對黨委中，趙先生起了點火作用。

會議從下午七點開始，直到深夜十一點才結束，會上前後共有十一位老師和同學發言。在發言中，大家一致認為：趙錫霖教授的許多言論，是十分錯誤的，帶有濃厚的右派色彩，我們必須堅決站穩立場，堅決與其劃清思想界限。並懇切的希望趙先生，能認真地檢查錯誤，對自己徹底的進行批判。

(承梅、光智)

池德為什麼要

聲明作廢自己的文章

莎莎 凡言

你的鋼院黨組的“傑出”路線一文(院刊67期)發表後，曾數次的拜讀了，但遺憾的是從你的文章里嗅不到一點有幫助黨整風的氣味，你對黨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黨實行大棒政策，說群眾是“耳目”，究竟是黨否認群眾存在，還是你否認群眾存在呢？誰是群眾？你是嗎？你的文章雖短，但謾罵黨和謾罵群眾的詞匯卻充滿了整篇文章，你的惡意不亞於一些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你怕文章無力，在你文章的結尾又加了一句“池德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任何強權，任何粗暴我都不怕，而且我將把它打的粉碎”從這可以看出來，你對黨攻擊的“意志”何等頑固，這並不是偶然的，在這裡我們完全同意政治教研組李濤同志對你的批判。

在92期院刊上我們又看到了你關於撤銷你的“傑作”的聲明，聲明說：鋼院黨組的“傑出”路線一文目前看來有不少不當之處，與作者原意違背，引起李濤先生等一些人對本人誤解，所以本人決定將該文作廢。

我們覺得你太隨便了，把嚴肅的整風運動當作兒戲，願意謾罵就瘋罵一氣，願攻擊就惡毒的攻一氣，看着苗頭不好就來個聲明作廢，能那麼簡單嗎？關於你的文章的問題姑且不談，現在就你的聲明來講我們認為有必要要求你作如下交待，也算你對讀者負責吧。

你的“傑作”有那些不妥之處？文章是你自己寫的吧，那又為什麼說與作者原意違背？那些地方引起一些誤解，這又為什麼？引起了什麼不好的影響。你的該文作廢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以上幾點請你公開向讀者交待。

看，池德要的什麼花樣！

編輯同志：

我在院刊92期上看了池德的聲明使我非常憤慨。池德說：“……以上刺耳的批評無非是鞏固我們偉大的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本着恨鐵不成鋼，治病救人的精神向一些帶病的同志進一忠言”。

可是在院刊92期刊登著池德將該文作廢的聲明：前67期發表的鋼院黨組的“傑出”路線一文目前看來有不少不妥之處，與作者原意違背，引起李濤先生等對本人的一些誤解，為了消除誤會及消除該文可能引起不良的影響，所以本人決定將該文作廢。

現在我要問池德幾個問題：

- 1. 既然忠心耿耿助黨整風，為什麼值此大家向右派反動言論反擊的時候將此文作廢；
2. 李濤先生對池德所發表的攻擊黨的言論分析得很好，他的分析正是代我說了話，可是池德說：“李濤先生對他的誤解”，我非常反對。你為什麼不說明李濤先生對你在什麼地方誤解，現在如何想法，你想學林希翎的做法嗎？狠狠的罵黨一套，却說是開玩笑。
3. 既然是忠言為黨，為什麼怕該文引起一些不良影響呢？

同志們，池德在院刊67期痛罵我們黨，反對黨的領導，說什麼“大棒統治”，“亂臣謀政”，打擊積極份子，使我非常憤慨。我們應當給他有力的反擊，不把他的右派的反動思想徹底打跨，我是決不甘心的！

礦 57.2 葉治植

為什麼屁股還要坐在右面

琳琳

在第二次批判右派言論大會之後，那些同情支持並與劉景芳有相同言論的人，自知在一

大堆事實面前站不住腳而撤退下去，甚至某些人公開講：“現在那個支持劉景芳是傻瓜，應該識相些”。

他們最近用各種各樣論點來證明他們過去支持劉景芳是合情合理的，他們說造成他們過去在言行中支持劉景芳意見是由于下列幾點原因：

1. 由于在“什麼是右派分子、右派言論、具有右傾思想的人三者之間缺乏嚴格區別，他們把右派分子標準掌握過高之故。事實很明顯，假如過去僅僅是這點上分歧，那末當時我們不會也不可能得出二個截然相反的結論。

2. 他們說是由于我們班上批判劉景芳的意見邏輯性不強，說服力不強之故。既然如此，那末為什麼當時有許多大會、院刊上的文章、大字報、小字報均沒有說服他們，是不是每一篇文章發言都沒有說服力呢？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帶上有色眼鏡的人，是難以被人說服的。

3. 他們介紹成由于他們對劉景芳歷史掌握不夠，他們說不看歷史單看文章是得不出劉景芳是有惡毒企圖的結論。認為當時批判劉景芳是沒有什麼根據的，說什麼是碰“運氣”。照這些人說法，今後在每篇文章後都要附上作者長篇歷史才能看清作者的企圖和言下之意，是劉景芳現在言論是沒有什麼反黨思想，而是過去歷史不太好而已，我認為這些人在新的形勢下還在為劉景芳辯護，並且為自己右傾思想找藉口，妨止別人對他批判，照他們意思，劉景芳目前言論沒有什麼問題，而只是過去歷史上有問題的話，那末就是說我們現在與劉景芳是算舊賬了，令人難以理解，為什麼這些人的屁股還坐在右面而不肯左移。

更正

院刊93期第三版刊登的“到底他們要不要社會主義”一文的作者是王源，誤寫為王漁。

懸崖勒馬

壓力加工教研組 王殿厚

通過兩次我院所舉劉景芳教授的反社會主義右派言論和揭發大會，使我們對劉先生的兩次發言的實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劉先生是為了達到個人的名利、地位，專心的向上爬，想當個“部長”，“高官”，竟不擇任何手段，要兩面派手法，向黨委、院各級領導及為黨的事業熱心工作的積極分子進行瘋狂地進攻。

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野心家劉先生千方百計地到處鑽，專門偵察和收集黨委和黨員在工作和工作作風中的弱點和缺口，總是苦思冥想，深刻挖掘，捏造和擴大事實，用最惡毒的字眼來醜化和辱罵黨的領導、黨員及積極分子。從而降低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分裂黨和群眾的血肉關係。另一方法又積極地歌頌自己的“光榮的”醜史和如何有才、有德的“大丈夫”的為人的標準。其目的正是以此作為劉先生提出“內行人治校”絕策的擋箭牌，從而將黨組織在高等學校中的領導地位一脚踢開。這是與劉先生在國民黨輔仁大學任教時期曾和帝國主義分子鬥爭為搶奪輔仁大學行政領導權的實質是毫不差的！從劉先生這樣苦費心思的整個活動中，不難看出劉先生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野心家。您為滿足個人私欲，竟毫不憐憫自己白髮年衰的寶貴身體，披星帶月地深思謀策，甚至不惜失去個人為人的尊嚴。甘願作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忠貞教授”，更甘願作人民的公敵特務頭子陳誠及朱家驊、蔣經國之流的孺子牛也毫不感覺“華人与狗不許入內”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的，一個極端個人主義野心家，他不懂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損人利己，唯利是圖”。而且這種個人私欲野心是永無止境的。但這種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是與黨和人民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利益毫不相容的，是敵我階級本質上的矛盾，是與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背道而馳的。

沒熄滅的階級仇恨從劉先生的兩次發言稿中，就從未找出一句是稱贊我們偉大祖國在世界上今天所享有崇高的國際地位，更看不出劉先生對祖國七年來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戰線上所獲得的偉大成就而歡欣鼓舞的愉快心情。相反地，您確無情地抹殺和惡意地誹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成果！

劉先生說“鋼院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一體”，說我院黨領導是“封建官僚的統治者”。這是惡毒地誣蔑我們黨的性質。其實也更明顯地暴露出您一貫地反黨的階級本質。您對黨所領導的如祖國人民民主專政，保衛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果實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人民群眾性的偉大的肅反運動也進行大肆污蔑，說成是“祖宗官領導者想把他們認為不順眼的人來一個一掃光……以便更穩當的實行封建統治……”“肅反中有多少人跳樓而死或跌斷了多少腿？肅反運動是殺人不用刀啊！”，您這與右派分子馬哲民所說的“肅反是殺人的邏輯”的反動本質是同聲共鳴的。這不過是證明您只是專為反革命分子訴冤，為反革命分子充當“自覺的”辯護律師而已。這也更證明了你們是有反黨反人民的共同階級感情和基礎。您的愛人陳德滋在誹謗我們黨組織說“共產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學校是黨在執行法西斯統治”，“鋼院是集中營”等等的反動言論，也正是你們家庭的共同言語。但是，我們再不能容忍你們兩人的反動的階級意識和言論教給幼稚的心靈純潔的孩子。他是我們祖國的花兒，祖國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主人！你們再沒有這種權利！否則你們將失去作父母的本性。當孩子長大了，懂得了真理時，也會自絕與你們的！更使我們無比憤恨的是你們在教育孩子“殺——毛主席”，“挖掉——馬林科夫的眼眼”和你們造謠，故意地誹謗我們，說“反革命分子擲炸彈炸害醫學院黨的領導幹部，是共產黨人自己干的”。同志們！這是要殺害我們中國人民的救星——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啊！他是為那擲炸彈謀殺我們黨的領導幹部的反革命分子作掩護律師。劉先生骨子裡一貫地反黨、反蘇、反人民的封建地主階級及官僚資產階級的本質，從劉先生親手寫出的兩次發言稿及我院所舉兩次右派言論大會所揭發出來的鐵的事實，已經是白紙印上黑字，劉先生是無法抵賴的。

我們的衷心期待。但是，我們還要大聲地喊叫您——右派劉景芳教授，您已經走到敵我界限極端的邊緣上了。但我們還都在衷心地期待您及您的愛人一起，要首先放棄你們的反動階

級立場，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首先要深深體會黨向來對犯了錯誤的人的“以德報怨”，“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偉大精神！真心的學習好毛主席寫的“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及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深刻的體會其內容和精神實質，趕快把自己武裝起來，向自己反動的地主階級意識和言論進行深入挖掘和痛恨。在黨的幫助下虛心地進行一次“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成為一個有覺悟的新中國的公民。這樣我們還是會象尊重其他老教授們一樣來尊敬你們的。但如你們不馬上——懸崖勒馬，則將自絕於人民！頑固的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必將是——偉大共產主義歷史車輪下的殘渣；就象秦檜、曾國藩、汪精衛等之流一樣永遠被人民唾棄。

劉景芳先生在做什麼？

電冶金教研組 李吉夫

一、劉先生話下的「新鋼院」

看了院刊59期劉景芳在5月17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所談到“鋼院學院的黨群關係”中說，“鋼院是個新成立的學校，是‘黨’政合一型的學校，黨委是黨和行政的真正領導者，三位院長……以及許多科長都是黨員。系主任雖然也是校委，據說充數而已，……黨員在校決定一切一切，管理一切，教學聽黨委指示，所以是黨政合一型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是‘祖宗官’三位一體……祖宗是‘祖宗’，是‘祖宗官’，不但是官而且是祖宗。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一體。在他的發言中，把鋼院描繪成漆黑一片和一團糟。

二、劉先生在為誰“搖旗吶喊”？ 試圖將咱們拉向何方？

上邊那些話不就是劉先生對解放後黨所建立起來的，為培養無數新型專家的高等學府雛型之描繪么？這就不能不使我們要問這位自命為有高尚“第三類型”的“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丈夫”。你究竟看到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沒有呢？誰都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用自己強有力的雙手保家衛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勞動。到今天，我們已經能生產汽車，噴氣式飛機，工作母機……等；我國鋼的產量已從解放前的九十萬噸到今年已能生產四百五十萬噸。這些活生生的事實，難道劉先生

兩種論調、兩種感情

星 晶

6月28日晚舉行的我院所舉右派言論大會以後，大部分同學都覺得開得很好，具體、深刻、具有說服力、抓住了要害、打擊了主要東西、揭露了許多事實，使我們更加明確了右派在目前的形勢下的特點是採取兩面派手法：一方面說擁護黨的領導，揚言是黨的30年的老朋友等等，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另一方面迷惑、爭取群眾，向黨發起瘋狂的進攻。這使我們受到了又一次具體而深刻的階級鬥爭的教育，進一步堅定了無產階級的立場。

可是遺憾的是，却有些人認為“說服力不強，”還說什麼“用對待敵人的方式對待了劉景芳教授，不是採取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態度，”“如果是敵人，就干脆逮捕了吧！”又說：“他（指劉先生）用謾罵；我們不能這樣”等等。

請問這些人，誰採取了對待敵人的態度呢？如果是敵人當然是要逮捕的，也根本沒有發言權。而昨晚大會歡迎有不同意見的人爭鳴，並有優先發言權。可是遺憾的是，沒有人上去。奇怪的是這些人對右派言論熟視無睹，對劉先生的言論保持沉默，而對批評者、反擊者却認為過火了。難道還能讓他們繼續使用兩面派的手法繼續迷惑群眾嗎？難道別人起來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不應該嗎？希望這些人能冷靜地考慮一下，這是什麼樣的階級感情？這是否是否立場問題，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發感慨還是站在右派立場上發感慨呢？

大會進行了露骨的揭露，揭露得體無完膚，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是掩蓋不住群眾雪亮的眼睛的。大會上謾罵嗎？沒有，當然諷刺是有的，我覺得也是應該的，通過諷刺能說明問題就行。

希望為劉教授鳴不平的人能站出來和大家爭鳴，不必背後大有所感慨。希能正確回憶一

沒有看到么？

是的，在過去四年，鋼院這顆“新苗”在建立成長的過程中，由於院領導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造成的局部錯誤，給我院所可能獲得的更大一些的發展成績，受了一定的影響。但自荒蕪的高粱地，蓋起一棟棟的高樓大廈，在過去幾年中由於黨和全院師生員工的共同努力，已培養出一定水平的鋼鐵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研究人員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創造成績，至於我們每個人在生活、學習、工作上的保障，人們知識、覺悟水平的增長等……所有這些，劉先生都沒有看到，却以個別的缺點將其發憤謾罵為“祖宗官”和“官僚統治和封建家庭的統治一統”，把個別的不符實際情況的東西擴大，醜化所謂的“集團”的實質。我認為還是請先生能科學地、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回頭來看看全院幾百個黨員，摸摸自己的良心，他們都上升為劉先生的“祖宗”了么？劉先生在為誰“搖旗吶喊”，試圖將咱們拉向何方？

三、這是否否認我們先進的社會制度 和黨的領導嗎？

劉先生對黨仇恨，還可從劉先生對待新型高等院校所培養出的紅色工程師和專家的事實中看出。按着劉先生的“設計”，假如不培養成劉先生思想意識中的“自尊心”者，就是培養成“……一撮搖旗吶喊的嘍囉，至高也不過培養一些只能幫別人做皇帝的‘亂臣賊子’”。劉先生的自尊心跑到那裏去了呢？莫非就是劉先生對幾乎全部黨委和黨員的定義和概念似的“亂臣賊子”和“皇帝”的系統；“咱們等級高，本領低，文化水平甭提，人家咋能服氣。捧幾個听话的和咱們一齊，也好壯壯胆子。和其他的坐在一起客客氣氣，也不妨給他們帶幾個高帽子，使他們歡歡喜喜……。”

劉先生為了闡述對黨的仇恨程度，是自個別領導的丑化，而將其匯集結成為劉先生內心毒辣的“亂臣賊子”集團”。自魏院長，竟至教務長，連56年剛來校的高院長又何嘗能幸免。總之，即使說劉先生的文章是對個人（？），所進行的，也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揮霍劉先生的悶棍一棒子打死，進而否定高等院校象具體鋼院的全部領導。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劉先生是形成了來瓦解和否決的內行人”接管過來。何處去呀？怪哉！劉先生呀！

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全國人民團結向前的意志。永遠不能動搖的方向。請劉先生還是不要走向否定的否定和大刀濶斧的揮動你的“悶棍”吧！回頭來看一看，想一想你是在往那裏走！是在向那裏走？還是向左？

下大會上同志們的態度是：團結——批評——團結，還是採取對待敵人的態度。最後希望這些人能再一次深入地學習毛主席的報告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要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在鬥爭中改造自己，培養無產階級的感情。大家一道向右派作堅決的鬥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醒過來！

札60.2一半

此次黨之整風，系和風細雨；然而，有些“大力士”者，却想扭轉風向，來上一場“狂風暴雨”，使天下“大災”。於是當“狂風暴雨”來臨之前，他們便大顯身手，擡出一幅“善者”的面孔，口誦“為眾行醫”，東奔西跑，攬拉顧客。當人們發現其賣的系“麻菲毒汗”時，他們便“滾滾求情”，“對天明誓”曰：“原為善心，並無他意；此後願將殘生獻于黨或做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

也有另一部分人，因一時疏忽，買了“行醫者”之藥或受藥之薰陶，因而顯得“昏昏然”弄不清風向。他們在狂風暴雨之下，“頭重腳輕”，“搖搖擺擺”，把“行醫者”喊成“良師”，把毒藥當成“良劑”，認為擬治疾病“非此妙法不可”，即使藥中毒汁成分較強，也“不得已而為之”。故而，這部分人便按“毒藥”內服說明書暢讀于眾听：“行醫者原為善意”，鋼院的“官僚集團”却有之；70%~80%的黨員不“够格”僅不過是“行醫者”“夸大”的筆法，或“偏激”情緒而已！伴此而來的是如下的推測：右派是“造塑”而成的——即先造個右派的帽子，然後再搜集材料。

自6月28日晚反右派分子大會後，多數“受毒者”在朦朧中已醒；但到目前為止，也有極少數的“受毒者”仍在甜密的睡夢中。奉勸睡覺者，快醒過來吧！

